



刑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刑巒

李平

刑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父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刑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穎卧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駟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卽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木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

魏書卷六十五
刑巒傳

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
曠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
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
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
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
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
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
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旣摧衆城
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
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
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

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王深觀古今去
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
帳辰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
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
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
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
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
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
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
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巴西猶未歸順
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
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成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

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
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
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
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
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膾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
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
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
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
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
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襲輔國將
軍李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拒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
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

王志慶云邢窟既克巴西再上書陳全蜀可圖勢其言非誇也蓋是時梁以新造之邦未有遠略蜀又經季連殘破之後支援皆疎常材無足與商抗者資以兵力折筭皆足乃世宗必不肯從也其後鍾離之役巒又再疏止之謂雖有乘勢資糧無遠用之力又謂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欺損空行之罪其言可謂切而苦矣乃世宗又不從

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劔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

元美喪師諸壘主扇
至緣淮百里尾相枕
藉嗚呼一悔言欲
進則必危欲退則
必策之不顧時勢
而徒奔者成古書
世宗猶與梁相持
而不至威國者幸
耳假令際梁新
造乘夏侯道深
之降因自漢中包
舉全蜀則其所以
制梁者豈不要
哉觀陸抗遺疏
首以西陵為言且云
如其有虞當傾
國爭之而劉翔亦
以告晉諸臣者亦
云縱未能澄清此
方且當從事巴蜀
一百石虎先人舉事
并壽而有之據形

便地以臨東南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共密之汲于取
蜀豈非深有所見耶
蓋中原取江平
扼抗擁背斷在上
游魏大舉每
越淮而窺江夫舍
其戎馬之長而爭
之于舟楫風波間
既不善用其長
上形勢既乖而即
欲窺人堂與是授
人以相禦之形而非
攻心之術也宜乎累
舉而不得志也
李由入魏首陳圖
蜀之計其後又家
取未雪大功不就上
疏請宗備言兵勢
既語見本傳與宗
同意而更為明備且
以微余說

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
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
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
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
坐而受困若其出鬪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
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
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
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
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闢淮外謐以風清荆沔於焉肅
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
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
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

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劔既剋
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
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
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
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
於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侍養
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闕關觀機翦樸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
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
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
八萬眾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故也况臣才絕
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
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

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巴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劔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真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縮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

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巴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旣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叛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

徐究緣邊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又破

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舩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閣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旣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龜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濫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沒淮陽嬰城凶狡侮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斃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犄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

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彼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字闕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

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弊若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

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旣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與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旣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埽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

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闕字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太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

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卽渡汝旣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犄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

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

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閣祭酒世宗初爲與廣平王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出爲南兗州刺史徵爲太

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諡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

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傳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

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墮，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輟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駮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基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旣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

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臬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與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極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疑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

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卽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己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騁騶於綠竹之區騁驎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倣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

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

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
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
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
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
及斯事因歔歔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
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旣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
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
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
鼓釁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
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
攻圍濟州軍拔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
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

人下馬授愉止而鬪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
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
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
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
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
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勲前來
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
是諍訟止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
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
遷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
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
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與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勸崇亮令水陸兼備勉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

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只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獎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閣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初元又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
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
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
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獎
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
吳人痛之邳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
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
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
負辰當朝王公卿士俛首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旣被羈
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
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
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

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
此責於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旣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
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
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猶
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
寃馬援物故宋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瞻恩義兼人
故見其若此又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問壟樹成行
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典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
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
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輕率瞽言于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
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獎弟諸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成相欽賞受父
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
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
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先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
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
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
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
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
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
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
彼闕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

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
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
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兔園而容與綴鴻
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
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踵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
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
駕改乘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令自傍枝而禔福既獻闕以命宗
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規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
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為難乃上
應於刻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之蕭散本寓
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
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闕四字 雖邇侯

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
塵滓而賞許雲霞棲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
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
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
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
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
谷之誼謙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勗身名
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奧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
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
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
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
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

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字號之斯在屬運道
之將季諒冠履之無碍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
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闕繼字而禍結將小雅之詩
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踟躕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
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
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
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窘迹
於南羅時獲逃於闕字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
如何遽登舟而鼓柂乃泐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
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
肆吞噬於觜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風隆蹶
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

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禳之廓蕩昔遽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叢爾本無僣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而雲矯闐闐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颺而繚繞苟命外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

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頽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與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荅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荅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荅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

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荅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荅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荅曰不常厥邑於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諧荅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荅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

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勲賢忠亮宣讚皇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

州刺史諡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朱明鑑案北齊李度同王松年盧斐共訟魏收史不寔度則以祖平傳載為陳留人家世貧賤

收也王松年則訟王慧龍傳自云太原人盧斐則訟盧同附盧之傳內及閱魏書慧龍傳誠如所訟盧

同魏收綴張列之首未嘗附盧之末以此本傳云為崔綽同改者也至於平傳本云頓丘人彭城王巒長子初

不易其主著薄其門地斯豈以受訟後自行改革耶被勅武成虛心直筆耶細考當年魏收為揚暗高德正

所左右王盧覽鞭受辱李度殞命臨漳生者猶慮投訴死者詎惜舞文苟能抑情審克帖心改竄頓丘屬

名家收本傳中何不言與盧氏同改乎載閱隋史文帝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頡推辛德源修魏書九上卷

唐藝文志中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其得非二書之筆乎收書性散逸多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

高氏小史或復取材于魏澹太素之書未可知也若收本則宜如李氏所訟爾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終

西州屯鳳蘭
氏蘭定南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

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為大使巡

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荆

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

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

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

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贖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

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

西州屯鳳蘭
氏蘭定南

而首易釜釜以本將軍徐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材置一

習李記言曰李崇置樓懸鼓捕盜當時效之後世亦有效者但為笑耳崇又有斷獄兩事及改鎮為州皆明智過人李者遠視近取若識開智長遇事成理可矣

守要路長以崇為徐州刺史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眾滅大半崇進

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眾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眾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實允遠寄故勅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

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

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碇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碇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旣宣實允遠寄故勅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

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

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詰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

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與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
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
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
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
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
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
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只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
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
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
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
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

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
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
言時州人裴綸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
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
儲豐溢足制勅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
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
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
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
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
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

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

碛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碛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黷序之風野有非時

朱明鑑云載傳明堂國學一表李伯葉北齊書以爲邢邵所上紀之邵傳中李延壽北史仍其文而不變其小異者北齊書則以揚惜魏收與邵所同請靈太后卷今云北史則以揚惜魏元義與邵所

同謂靈太后卷云
愚思邢魏年事稍
遠實並肩事主名
譽相次何故述史
時忽以子才之筆
為繼長之文豈伯起
輕薄成世忌克素
著子才名位遠出
其前遂錯亂表跡
謂子才經國大章
率由蹈襲前車
聊以報偷竊任助
之語耶及細考至
之書散其文勢邢
奏應在太昌後
大昌屬出帝年
另此時元義久誅
靈后已沉枯骨何
由署名禍水無因
作卷即神龜正光
之年子才導考位
未通顯敢與尚書
領軍連名進牘

且據百藥之史伯起
身列其中三人通
閣大議無故以河間
上章易為相立拜
表語情已絕微理
必無斯則魏書存
寔而三季失之自
莽也

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
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
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
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
徒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
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
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
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
一匱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
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
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
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

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
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
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
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
譏下絕尸素之諉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
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
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
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
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財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
非急者一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

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
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
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靈太后
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
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
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
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
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
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
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
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

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
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
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
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或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
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
比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剋時除翦軍屆五原前鋒失利
二將殞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
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
義曰疆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
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
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於時
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

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
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
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
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
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勲而還慙負聖朝於今
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
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
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
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
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
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
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於白道之北賊

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
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
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
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
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
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
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
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
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
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
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肅

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介朱榮之向洛

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諡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或之僭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卽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睂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爽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

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籩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柁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勅亮

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恬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察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

喬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稱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任，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

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踰。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龔生卽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

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
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
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宜死

習季記言崔亮停年格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按蕭寶寅傳載魏世外官代還二年方叙內官四年爲限亮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按滄故爲有意利柄在己人不得于維曰夫

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汎論考任無復止法容僥倖長踪求使士大夫皆傲然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
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
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
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
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

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
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
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
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
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
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
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
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
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
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
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
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

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
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
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旣損威稜遲我經略雖有小捷豈
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
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
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前尚
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
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
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
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
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

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
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
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
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
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
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
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
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
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
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
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
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

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刃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襲賄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寅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荆蠻
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
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
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
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姝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
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
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
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

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勅光韶兼祕書
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侍中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
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
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勅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
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
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
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
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
元雋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
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
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
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

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或、吏部尚書李神儔、侍中李或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平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弊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

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置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恠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拷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

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卽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

刺史旣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進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旣不能緩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

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
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涵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
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
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郭泉曰崔放儒峭整清徹當其少時不屑看人眉睫己為李冲所知嘗及領御史中尉廣平王懷特親
使念陵突亮亮正色責之即起于世宗脫冠解出其風節可察見然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故神安
被遇受其屬請而引其弟劉騰禮權令妻傾身事之亮妻劉魏史謂頻年之中名位隆赫由此遂為識
者所談然則立朝不借託人與不受人情託者蓋賢者猶難之歟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終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王志慶云魏世宗初崩廣平王懷欲上殿哭天行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光引漢武光時趙嘉
扶諸王下殿折之懷心服而退未幾胡太后欲代行發事禮官以為不可光輒引漢和熹帝
太后祭宗廟故事對太后大悅一光之身折廣平何其正逆靈后何其護也稽古之不可
慎之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鄆人也祖曠從慕容
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
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或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
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
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
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
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
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
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

西州中鳳
氏圖向南

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荅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

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

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芥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芥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鵂巢於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

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煽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之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

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勅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遷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

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迫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大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

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貌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祇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禪未聞息轡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大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
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
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
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
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
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
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
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與莫間愛
由真固非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闔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
之耄欣遇犧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
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與居出
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

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
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
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前書始稽古易本
山火觀於天文以祭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張
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
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象猶若此之至
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
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埽爲
鼯鼯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

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
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
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闈、面接宮廟、舊
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
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躓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
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
相因、關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
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

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
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
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
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
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蹶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
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
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汗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
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
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
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

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
登者旣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備妾各竭虔
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
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
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
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
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坐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
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
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
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
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眇增
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

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
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
旬御層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
卽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
遏囂汗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
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
明後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鑿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
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穢莫不寶惜步騎萬
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
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
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
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

慄且藏螫節遠昆蟲布列蠖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路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與罪斯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窳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早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荐臻方成儉弊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鷲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所謂有

鷲在梁解云禿鷲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鵠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珩惡鵠賈誼忌鵠鵠鵠斲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饗養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

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回辭光年者多務疾病稍增而自
彊不^常已常^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
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
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
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
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
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
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
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
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
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

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
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
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荅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爲
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
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
懌遇禍光隨時俛仰意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
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
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
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
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

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卽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爲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勸勅勑勸勑勑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叉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

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勗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勗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

遂菜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
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
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
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遷給事中
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
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
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
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
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
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
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

級閔以闕察等位者哉一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
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
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
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
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
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
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
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
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
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
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

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

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柔懷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并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虵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僭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首莫不

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慙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獻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

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與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與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聞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

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慙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弘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

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鷓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爲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爲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庶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
還拜河陰洛陽令以疆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
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
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觀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
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
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

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西漢書卷六十七
氏國南南南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西漢書卷六十八
氏國南南南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
貌短陋眇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
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
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
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
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

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願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
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
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
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
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
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
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
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
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
居父母而醢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
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

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
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
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
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
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
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
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
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
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
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
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
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

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
大儻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
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
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
物不相有宋本矣自天道旣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
旣交思拯之術廣怕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
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
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
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瞻軍國
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帛豈爲後
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

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
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
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
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
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理
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
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
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
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
不能繩紳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趨修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
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

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撻是司風邪響贖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便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

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坐兆之內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

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
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
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
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頤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
歎詠之纘子晰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
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
戲之盧昶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
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
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宗太武皇帝親
自發憤廣置主司里案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
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
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

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
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
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
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木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
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
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
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陰結貴遊附
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
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
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
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

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僚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

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袂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

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勅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啟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

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廛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蘓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勲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曠有木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闕在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

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效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啟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蓀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

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
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
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
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
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仍屆灑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
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曠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
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
皇宗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
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
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
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
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

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
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
見表顧爲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
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
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
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
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
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
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虺兕懾氣才
猛所振勅敦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竒迹必宜表
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
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

之詞趨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
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
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
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
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毀惡如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
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
皓啟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廡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
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
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
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
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
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

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
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
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
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
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
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
者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旣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
朕父南征契闕戎旅特可感念賜布帛三百匹米一車贈撫軍將
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
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
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
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在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
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字鳳尊
氏闕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甄琛字鳳尊
氏闕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為
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
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
凝欽其人望為長子甥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為
嬪以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
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
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

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墓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部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

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卽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擿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贈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如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

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又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凌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凌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
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
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悽鑄錢事發合家逃逸
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
罪驟為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
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朱明鏡云傳謂叔義
坐兄悽鑄錢為城陽
王徽所殺究其實錢
錢者兄叔仁非兄長
也魏叔素與崔悽有
私曲借家事誣讞
羊胎可以代梁鮑馬
牛可以變向難有是理
乎佛助輕薄見驚
蝶之号良不虛耳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晋
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
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為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
接蕭衍使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率於宿豫時人歎惜
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
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
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
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

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伎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博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

子尋卽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餓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啟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勅還三鷄羣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

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士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為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為河北大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為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

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

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還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

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

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

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

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闕郭康兒賊

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兗

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

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

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

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

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介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重卿旣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

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啟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

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甲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防巒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宗二年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靜初爲平

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雋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褐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延雋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雋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

何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介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習季言曰袁翻論甄琛是時人家已有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與大賢比跡則行狀所起當又在前天抵浮美溢稱自西漢

末方賦蓋王莽餘教也秦邑言作碑唯郭太陳寔無媿其未固久矣

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小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人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彌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各制豈其紕

何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介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宜有才筆爲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小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彌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各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眊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

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集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於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
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煥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
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
之辰復未可知矣旣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
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
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
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
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
以敷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輪誠華
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
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
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

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
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
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卽爲奴虜如
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
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買
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
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
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
故驅率犬羊屢犯壇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
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
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
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
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
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
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恠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
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
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
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
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
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
收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
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峰諸

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
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
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
里而揚波遠揮颺與磨麝走鯉鼈及龜鼉彼曖然兮鞏洛此邈矣
今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
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竒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駭霞兮
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
望夫者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
不見兮君不聞魄悄悄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烏馬之無
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
對下邦之鬼蜮形旣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螿賊欲修之而難化何

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俛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上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侷蓋車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止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卽卞

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碁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

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久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枝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

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二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恙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

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

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魯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

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

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

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劉藻 傳永 傳豎眼 李神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傳永

傳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

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

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魯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

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

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

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傳永 傳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

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

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魯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

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

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傳永 傳豎眼 李神

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
御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峻率多麤暴
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
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
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
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
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
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
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
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
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為其國郎中令
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
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

習季記言云傳永量南人記淺所營蓋輕割之習也昔人能渡淮所營而今人不能渡江初暴余在制司時和州被圍日夜告急元帥追諸營兵
赴援既而以渡江無駐足之地竟不敢行然則兵無素習惟巧使耳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
書涉獵經史兼有筆自京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
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疆於人事勩力備

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
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
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
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
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
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
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
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
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
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贈錢六萬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為其國郎中令
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
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
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
書涉獵經史兼有不筆自京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
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疆於人事勩力備

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肅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

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俾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

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
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
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
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
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
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
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
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
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
侵逼壽春泚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
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勸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
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率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
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
勰行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
永上勰謂永曰比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
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如若教旨便共殿下同被
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勦捷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
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
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
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
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

皆奔退仙理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理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

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塋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塋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塋賈遂求歸塋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塋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

不能得乃塋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塋父母於舊鄉賈於此疆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塋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透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仲子邁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

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昂也子有王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

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剽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荅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充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

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助子助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助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或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劬劬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劬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勗壯其意送詣建康劉或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勉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二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氏蜀以絕運路乘國譁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氏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氏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

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氏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嶼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恩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

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旣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類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間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

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指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驪騮馬一匹寶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與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峴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

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請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

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疆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旣竭而租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

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克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尔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顯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終

西川中鳳園
氏圖印甫甫

